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十四回 惡黨向逆賊陳言 公主夢先皇殺賊

卻說賊黨把北京城內外，官紳士庶，男女老幼，戮辱已極，以致天愁地慘，百獸哀鳴。制將軍李岩上疏，諫賊四事，其略曰：一掃清六宮後，請主上退居公廡，俟工政府修葺灑掃，禮政府擇日，率百官迎進大內，次議登極大禮，選定吉期，先命禮政府備定儀制，頒示群臣演禮。

一大官追賊，除死難、歸降外，宜分三等。有貪污者，發刑官嚴追賊產入官；抗命不降者，刑官追賊既完，以定其罪；若清廉者免刑，聽其自行助餉。

一各營兵馬，令退居城外守寨，聽候調遣、出征，令主上方登大寶，願以堯舜之仁，愛及天下。京師百姓，熙熙阜阜，方成帝王之治，一切軍兵，不宜借住民房，以失民望。

一吳鎮興兵復仇，邊報甚急，主上速宜登極，不必興師，但遣官招撫吳鎮，許以侯封吳鎮父子。仍以大明國封太子，令其奉祀宗廟，與國同休，則一統之基可成，而亂可息矣。

自成看罷，心內不喜，卻於疏後批「知道了」三字，竟不依行。次日召禮政府湯見先入內殿，問道：「卿為禮政府，知郊天何以不茹葷酒，不御女色，不行刑罰，有解說麼？」見先對道：「夫人一氣所感，不茹葷酒，欲其心志清明；不近女色，欲其呼吸靈爽；不行刑罰，欲養天地慈和之氣，以感格上蒼。」自成聽了，便道：「有理，今後先生常進來講講。」便教賜茶，茶罷，見先告辭而出。又召兵政府吳正表入見文華殿，正表叩頭道：「先帝無甚失德，只以剛愎自用，故君臣血脈不通，以致萬民塗炭，災害並至。」自成道：「只因朕為這幾個百姓，故起義兵到此。」正表又叩頭說道：「皇上救民水火，自秦入晉，歷恒岱抵都，兵不血刃，百姓皆箝食壺漿，以迎王師，真神武不殺，直可比隆堯舜，湯武不足道也。臣遭逢聖主，敢不精白一心，以報知遇之恩。」自成大喜，賜坐賜茶，情甚款洽，說了多時，正表打躬而出。次日宋軍師入宮來奏道：「日來天象慘淡，日色無光，且帝星不明，速宜登位，一應刑戮，亟宜停止。」自成只是點頭而已，心裡亦未必依行。軍師辭出。當下有襄城伯李國楨進見，把自己的頭腦，向金階上亂觸，自成忙著殿前官止住，問道：「卿為何拚命。」國楨說：「我有三件大事，倘能一一依行，自願降服。」自成道：「卿有何事，我一一允從便了。」國楨道：「一宗祖陵寢，不可發掘；一先帝須葬以皇禮；一太子諸王，不可殺戮。」自成道：「卿所奏三事，朕當一一依行。」國楨出了朝門。次日，自成令把先帝皇后梓宮移出城外，著賊將劉崇文押太子送去，百官俱不通知，只遣禮政府設祭一壇。停了七八日。順天府偽府尹行高，連忙撥入打點，止用扛夫二三十人，賊騎數匹，送到田貴妃墳內安葬。國楨完了葬事，大哭先帝墳前。哭罷拔刀自刎，正是：

三綱義重如山嶽，一死須教似羽毛。

不說襄城伯死節。且說偽軍師宋獻策入朝上疏，其略曰，所有明朝削髮奸臣，吏政府不宜授職，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，以全忠節。又不肯委身歸順，以事真王。乃巧立權宜，徘徊岐路，名節既虧，心術難料。若委以政事，恐他日有反噬之禍。自成看疏批道：

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，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。

既住了章疏，宋軍師歡喜出朝。正遇著制將軍李岩，兩人禮施，散步同行，只見兩個和尚，擺兩張桌子，供養崇禎爺的靈，從旁誦經禮懺。受偽職的舊臣，繡衣騎馬呵道而過，全沒有蹙蹙不安的意思。李岩對軍師道：「何以舊臣，反不如和尚？」軍師道：「此等紗帽，原是陋品，非可比和尚。」李岩道：「明朝選士，由鄉試而會試，由會試而殿試，然後觀政候選，可謂嚴核之至矣。何以國家竟無報效之人，不能多見也。」軍師道：「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，從資格，是以國破君亡，鮮見忠義，滿朝公卿枉不享高爵厚祿。一旦君父有難，皆各思自保，其新進者，蓋曰，我功名實非容易，二十年燈窗辛苦，博得一紗帽，上頭一事未成，焉有即死之理，此制科之不得人也；其舊任老臣又道，我官居極品，亦非容易，二十年仕途小心，方得到這地位，大臣非止一人，我獨死無名，此資格之不得人也。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，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，無怪其棄舊事新，而漫不相關也。可見如此用人，原不顯朝廷任士之恩，乃欲責其報效，不亦愚哉！又有權勢之家，徇情面而進者，養成驕慢，一味貪癡，不知孝弟，焉能忠義。又有富豪之族，從資緣而進者，既費資財，思收子母，未習文章，焉知忠義，此邇來取士之弊也。當事者能矯其弊，而反其政，則朝無幸位，而野無遺賢矣。」李岩道：「適見僧敬禮舊主，足見僧人良心不沒，然則釋教亦當崇歟？」軍師道：「釋氏本西竺荒裔，異端之教，又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，不惟愚夫俗子惑其術，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，偶有憤極，則甘披剃而避是非；忽值患難，則入空門而忘君父。叢林寶刹之區，悉為藏奸納叛之蔽。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，以布衣而抗王侯，以異端而淆正教。惰慢之風，莫此為甚。若說誦經有益，則兵臨城下之時，何不誦經退敵；禮懺有功，則君死社稷之日，何不禮懺延年。此釋教之荒謬，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。所當刃其人，而火其書，驅天下之游惰，以惜天下之財費。則國用自足，而野無游民矣。」李岩道：「軍師議論極正，但願主公信從其說，則天下國家之福矣。」二人言罷，各歸本營不題。卻說偽丞相牛金星入宮，進見李自成，商議僭位登極之事。先教搬出太廟列聖神位、神主，盡行燒燬。止留太祖神主，請入歷代帝王廟中，百姓見了，個個大哭。且說偽禮政府，迭進儀禮定制，擬定於四月初六日登位。賊將權將軍，預定百官儀制，凡文官但受大將軍節制，一品官職冠上插雉尾一根，公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，文武一樣。改換印章，三品已上為符，四品已下為契。收鑾駕庫，龍車鳳輦，日月掌扇，並金瓜鉞斧等儀仗，送入宮中，以備登極之用。宮中忽搜出滲金銅爐，及漆盒各一個，上刻永昌元年，三月之吉，人人駭異，不知是詭詐的作用。忽果將軍管無昏入朝來報導：「四夷館接得西域番僧數千人，言語支離，具有表一道。」譯出稱是西域天竺國主，彌爾哆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，差來入賀的。原來多是奸詐之計，李自成故意要彰其事，私地裡教人四面傳訖，以哄惑人民，使民心畏服。自成也傳令，喚工匠入宮，要鑄玉璽。若說天子的寶璽，是要熔金鑄玉的，如今玉工、琢工、金工、冶工弄了幾日，方得成就。卻也作怪，看來明明是顆寶璽，印起來文理縱橫，字跡錯亂，一片模糊，毫沒有清爽的印文。自成看了，心中納悶，已自知這事非同小可，也不乾匠人之事，不可歸罪他。又令工政府鑄永昌銅錢，變成泰昌二字。諸賊在宮中恣肆荒淫，日夜演戲，歌舞飲酒作樂。外邊的賊將、賊兵，仍舊恣淫殺掠。或三五成群，七八成隊，輪門搜捉，甲去乙來，每拿得一婦女，即捆住牀上，挨次行奸，循環不已。婦人抵擋不起，往往即時殞命者。甚至一日反死了三百七十個婦人，哭聲震天、晝夜不絕，民心憂怨不提。卻說公主，前日為父皇砍斷手臂，昏迷倒地。尚衣監太監何新，與宮人救醒，要引出宮門。公主道：「父皇賜我死，我怎敢偷生。」何新稟道：「今賊兵將入，恐公主遭他的毒手，且到國太府中躲避幾日，再作計較。」公主依言，只得到周府中，暫避調理，時常思念父皇、母后，俱遭慘毒，每每要自絕飲食，被左右女嬪，苦苦勸解，勉延一線。一日正思念間，忽覺身子疲倦，且就枕假寐片時。方才合眼，只見先帝後同司禮監太監王承恩來告道：「我已訴於上帝，逆賊惡貫滿盈，不久自當消滅。但八千零六十三萬之數，還未盡數勾消也，只在一年半載之中了。」說罷，忽見先帝披髮仗劍，逐殺闖賊，連聲炮響，公主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國太夫人卜氏，前破城之日，姑媳俱已自盡。如今只向嘉定伯周奎合其夢中之事，供他歷歷明白，只有八千零六十三萬一句話，說得不明不白，因此心中不無疑慮。只因這番有分教：

莫奔書生陳弊習，章逢秀士悉時艱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